六度集經卷第六　　敬六 [illegible]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精進度無極經　此有十九章

精進度无極者厥則云何精存道與進之無怠卧坐行步喘息不替其目髣髴恒覩諸佛靈像變化立己前矣厥耳聽聲恒聞正真垂誨德音鼻爲道香口爲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志呼吸之間矣憂愍衆生長夜沸海洄流輪轉毒加無救菩薩憂之猶至孝之喪親矣若夫濟衆生之路前有湯火之難刃毒之害躬救危命喜濟衆難志喻六冥之徒獲榮華矣昔者菩薩時爲凡人聞佛名号相好道力功德巍巍諸天共宗則高行者衆苦都滅矣菩薩存想吟泣无寧曰吾從得天師經典諷誦執行以致爲佛愈衆生病令還本淨乎時佛去世無除饉衆莫由受聞隣有凡夫其性貪殘覩菩薩精進志銳曰吾知佛三戒一章尒欲稟乎菩薩聞之其喜無量稽首足下伏地請戒知偈者曰

斯為無上正真𡧍正覺道法御天人
師之要教也子欲徒聞之豈其然乎
荅曰請問法儀厥義何之曰尒審諦
誠者身毛一孔一針刺之血流身痛
心不悔者尊教可聞矣荅曰聞佛則
殞吾欣為之豈況刺身而生存者乎即
布針以刺身血若流泉菩薩喜踊聞
法得无痛之定天帝釋覩菩薩志鋭
為其愴然化令與身一毛孔者有一
針矣其人覩之照厥志高即授之曰
守口攝意身无犯惡除是三行得賢疾
度是諸如来無所著正真𡧍正覺
藏真說也菩薩聞戒歡喜稽首顧視
身針霍然不現顏影奕奕氣力踰前
天人鬼龍靡不歎懿志進行高蹤諸
相尋遂致得佛拯濟衆生佛告諸比
丘授菩薩偈者今調達是調達雖先
知佛偈猶盲執燭炤彼不自明何益
於已菩薩志度无極精進如前
昔者菩薩為獼猴王常從五百獼猴
遊戲時世枯旱衆果不豊其國王城
去山不遠隔以小水猴王將其衆入苑
食果苑司以聞王曰密守无令得去

猴王知之愴然而曰吾為衆長禍福
所由貪果濟命而更誤衆勑其衆曰
布行求藤衆還藤至竟各連續以其
一端縛大樹枝猴王自縛腰登樹投
身攀彼樹枝藤短身垂勑其衆曰疾
縁藤度衆以過畢兩掖俱絶墮水邊
岸絶而復穌國王晨往案行獲大獮猴
能為人語叩頭自陳去野獸貪生恃
澤附國時旱果乏干犯天苑各過在
我原赦其餘虫身朽肉可供太官一
朝之餚也王仰歎曰虫獸之長殺身
濟衆有古賢之弘仁吾為人君豈能
如乎為之揮涕命解其縛扶著安土
勑一國中恣猴所食有犯之者罪與
賊同還向皇后陳其仁澤古賢之行
未等於茲吾仁糸錄彼踰貞崙矣后
曰善哉奇矣斯虫也王當恣其所食
無令衆害王曰吾已命矣佛告諸比
丘獮猴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阿難
是也五百獮猴者今五百比丘是菩
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力勢踰衆仁愛
普覆群鹿慕從所遊近菀牧人以聞
王率土衆合圍遍之鹿王乃知垂泣

普覆群鹿慕從所遊近莬牧人以聞
王率土衆合圍遍之鹿王乃知垂泣
而曰尒等斯厄厥就由我也吾將沒
命濟尒群小鹿王就接下前兩足曰
登吾躡出尒等可全矣群鹿如之咸
獲免矣身肉皮裂血若流泉擘地纔
息其痛難言群鹿啼呼徘徊不去人
王覩其體殘血流丹地不見鹿衆曰
斯者何以鹿王對曰執操不淋稟命
為獸尋求美草以全微命干犯國境
罪應就重身肉雖盡兩脾五藏完具
尚存惟願太官給一朝膳王曰尒何
緣若茲乎鹿王本末陳其所以其王
惻然為之流淚曰尒為畜生含乹坤
之弘仁毀命以濟衆吾為人君若貪
好煞殘夭所生即布重命勑國黎庶
自今絕獵無貪鹿肉裂榛擧鹿安厝
平地群鹿覩其王仰天悲號各前舐
瘡分布採藥[illegible]咋傅之人王覩焉重
為憫涕曰君以子愛育其衆衆以親
恩慕其君為君之道可不仁乎自斯
絕煞尚仁衆天即祐之國豊民濟遐迩
稱仁民歸若流佛告鶖鷺子鹿王者
吾身是也五百鹿者今五百比丘是

也人王者阿難是菩薩銳志度無極
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鹿王名曰修凡體毛
九色覩世希有江邊遊戲覩有溺人
呼天求哀鹿愍之曰人命難得而當
殞乎吾寧投危以濟彼矣即泅趣之
曰尒勿恐也援吾角騎吾背今自相
濟人即如之鹿出人畢息微殆絕人
活甚喜遶鹿三帀叩頭陳曰人道難
遇厥命惟重大夫投危濟吾重命恩
踰二儀終始弗忘願為奴使供給所
之鹿曰尒去以吾軀命累汝終身夫
有索我無云覩之溺人敬諾沒命不
違時國王名摩因光稟操淳和慈育
衆庶王之元后厥名和致夢見鹿王
身毛九色其角踰犀寐寤以聞欲以
鹿之皮角為衣為珥若不獲之妾必
死矣王重曰可晨向群臣說鹿體狀
布命募求獲者封之一縣金鉢滿之
銀粟銀鉢滿之金粟募之若斯溺人
悅焉曰吾獲一縣金銀滿鉢終身之
樂處自殞命余何豫哉即馳詣宮如
事陳聞啓之斯須面即生癩口為朽

臭重曰斯鹿有靈王當率衆乃獲之
耳王即興兵渡江尋之鹿時與烏素
結厚友然其卧睡不知王来烏曰友
乎王来捕子鹿疲不聞啄耳重云王
来然介鹿驚覩王彎弓向己疾馳造
前跪膝叩頭曰天王假吾漏剋之命
欲陳愚情王覩鹿然即命息矢鹿曰
王重元后勞躬副之吾終不免矣天
王處深宮之内焉知微虫之處斯乎
王手指癩人啓之鹿曰吾尋美草食
之還覩溺人呼天求哀吾愍子窮投
危濟之其人上岸喜叩頭曰吾命且
喪而君濟之願給水草為終身奴吾
荅之曰尒去自在所之慎無向人云
吾在斯鹿王又曰寧出水中浮草木
上著陸地不出無反復人也刼財煞
主其惡可原受恩圖逆斯酷難陳王
驚曰斯何畜生而懷弘慈沒命濟物
不以為艱斯必天也王善鹿之言喜
而進德命國内曰自今日後恣鹿所
食敢有犯者罪皆直死王還元后聞
王放之恚感心碎死入太山天帝釋
聞王建志崇仁嘉其若茲化為鹿類

盈國食穀諸穀苗稼掃土皆盡以觀
其志黎庶訟之王曰因訛保國不若
守信之喪矣釋曰王真信矣遣庶各
去穀豐十倍毒害消歇諸患自滅佛
告諸比丘時庶王者吾身是也烏者
阿難是也王者鶖鷺子是也溺人者
調達是也王妻者今調達妻是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馬王名曰騀耶常處
海邊渡漂流人時海彼岸有婬女鬼
其數甚多若覩商人即化為城郭居
處田園伎樂飲食變為美人顏華曄
曄要請商人酒樂娛之鬼魅惑人皆
留足假一年之間婬鬼厭故以鐵鎖
刻其咽飲其血食其肉吮其髓馬王
遥覩婬鬼噉人為之流淚曰飛渡海
之海彼岸獲成檮粳米馬王食飲畢
登山呼曰誰欲度者如此三矣商人
聞之喜曰常聞神馬哀度危難今其
臻乎喜而趣之曰哀度吾等馬曰爾
等去者婬鬼必當提子亦爾騙呼而
追有顧戀之心者吾去後鬼必復以
鐵鎖鎖爾咽飲爾血吞爾肉正心存
善可得全命矣夫欲歸者騎吾背援

鐵鋍鋍尒咽飲尒血吞尒肉正心存
善可得全命矣夫欲歸者騎吾背援
吾鬣尾捉頸自由所執更相攀援必
活覩親也商人信用其言者皆獲全
命歸覩六親婬惑之徒信鬼妖蠱靡
不見敬夫信正去邪現世永康矣佛
告諸比丘時馬王者吾身是也菩薩
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魚王有左右臣皆懷
高行常存佛教食息不替飲水生菜
苟以全命慈育群小猶護自身尋潮
遊戲論以佛戒不覺魚人以網捷之
群魚巨細靡不惶灼魚王愍曰慎无
恐矣一心念佛顧衆生安普慈弘誓
天祐猶響疾來相尋吾濟尒等魚王
以首倒殖泥中住尾舉網衆皆馳出
群魚得活靡不附親佛告諸比丘時
魚王者吾身是也左右臣者鶖鷺子
大目揵連是菩薩銳志度无極精進
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龜王晝夜精進思善
方便令衆生神得還本无又有龜王共
處深山俱覩蝘蜓登樹自投如斯无
寧菩薩占曰斯危身之象矣吾等宜
早避之為善一龜王専愚自由不從

尊菩薩占曰斯免身之象矣吾等宜
早避之為善一龜王專愚自由不從
真言菩薩盡心濟其從者命得免難
十日之後象王從衆就樹蔭息蝘蜓
自投墮象耳中則驚啼呼群象犇赴
其來縱横踐煞諸龜龜王恚曰知事
若茲而不指去吾死尒生於心善乎
累劫尋尒逢必殘戮佛告諸比丘善
占龜者吾身是也自專不去者調達
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為鸚鵡王從衆三千有兩
鸚鵡力幹踰衆口銜竹莖以為車王
乘其上飛止遊戲常乘莖車上下前後
左右鸚鵡各五百衆六面輔翼合有
三千貢獻所珍娛樂隨時王深自惟
衆懽乱德無由獲定吾將懽焉託病
不食佯死棄衆其諸衆者以簞覆之
各捐而去王興求食諸鸚鵡衆詣他
山鸚鵡王所曰吾王喪矣願為臣僕
曰尒王死者以屍相示若其真喪吾
將納尒衆還取屍霍然不見四布行
索獲其王矣僉然為礼復故供養王
曰吾尚未喪尒等委捐諸佛明訓觀
世無親惟道可宗沙門以鬚髮乱志
之穢故捐棄之崇無欲行尒等嚾嘵

曰吾尚[illegible]等[illegible]諸佛所言[illegible]
世無親惟道可宗沙門以騷擾乱志
之穢故捐棄之崇無欲行尒等嚾嘵
耶聲乱志獨而無偶上聖齊德言畢
飜飛鬪處窈寂棄欲无為思惟定行
諸穢都滅心如天金佛告諸比丘時
鸚鵡王者吾身是菩薩銳志度無極
精進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鴿王從衆五百於國
王苑翱翔索食國王覩之勅令牧夫
網率張捕其衆巨細無有孑遺籠閉
之食以粳米肥肉太官以供肴膳鴿
王見拘一心念佛悔過與慈願令衆
生拘者得解疾離八難無如我也謂
諸鴿曰佛經衆戒貪為元首貪以致
榮者猶餓夫獲毒飯矣得志之樂其
久若電衆苦困已其有億載尒等捐
食身命可全矣衆對之曰見拘處籠
將欲何冀乎王曰違替佛教縱情貪
欲靡不喪身者也已自捐食飢體日
耗間関得出顧謂餘曰除貪捐食可
如我也言畢飛去佛告諸比丘鴿王
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无極精進
如是
佛說蜜蜂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諸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
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
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如来無所
著等正覺時為一切諸天人民不可
計數而說經法是時衆中有兩比丘
其一比丘名精進辯一比丘名德樂
止共聽經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
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
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
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
一出耳當勇精進為衆作本如何睡
眠夫睡眠者陰蓋之罪當自勖勉有
覺寤心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
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
是煩乱不能自定詣泉水側坐欲恖
惟復坐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
而度之化作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
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
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
胸腹德樂止驚心中懅悸不敢復睡
時泉水中有雜色華波曇拘文種種
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

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復睡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蜜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須蜂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此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遍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為無黠　敗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厭足　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為甚迷　日出眾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沒華還合　世尊般泥日
值見如來世　當勇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智者　當知為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所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陀隣尼乃知精進辯善權方便常獨經行不復懈怠應時亦得不退轉地佛告阿難爾時精進

善權方便常獨經行不復懈怠應時
亦得不退轉地佛告阿難尒時精進
辯者今我身是也德樂止者弥勒是
也佛語阿難我尒時俱與弥勒共聽
經法弥勒時睡眠獨無所得設我尒
時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弥勒于今在
生死中未得度脫聞是法者常當精
進屬勸一切皆令除去睡眠之蓋當
造光明智慧之本說是事時无央數
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菩薩銳志度
無極精進如是

佛以三事笑經

昔者菩薩為清信士歸命三尊慈弘
仁普恕濟群生守清不盜布施等至
貞淨不妷觀捐內婬信同四時重如
須弥絕酒不飲尊孝喻親以正月奉
六齋精進無倦所生遇佛德行日隆
遂成如來无所著正真覺道法御天
人師教化周旋時行歷市觀一老翁
斗量賣魚哀慟嘷曰怨乎皇天吾子
何各而早喪身子存賣魚吾豈勞乎
佛覩其然笑之口光五色度市斯須
又覩大猪浴屎行路佛復笑焉阿難
斂服稽首而白屬笑人多莫由致敬

而今重笑必有教詔願釋衆疑為後
景模世尊告曰阿難吾笑有三因緣
一曰覩彼老翁之愚其為印普矣曰
以繩網殘群生命盖無絲髮之惻隱
禍子自喪而怨諸天呼嗟驚怖斯下
愚之行非二儀之仁賢聖之恕也以
是笑耳昔者飛行皇帝植福巍巍志
憍行逸今為斗量魚斯二矣不想人
天壽八十億四千万刧意尊著空不
能空空還于本無福盡受罪今在斗
中斯三矣阿難質曰飛行皇帝逮彼
尊天其德巍巍何故不免於罪乎世
尊曰禍福非真嘗有何常夫處尊榮施
四等恩覺四非常可免彼禍矣若因
貴自遂快心從邪福盡受罪自古來
然殃福追已猶影尋形響之應聲豈
有貴賤哉惟吾前世為清信士時有
隣人好奉鬼蠱姦婬為群不信作惡
重禍嚮應每至齋日吾要入佛正真
之廟聽沙門衆散說淨法以為德本
防絶凶禍而子婬荒訛云有務吾諭
佛廟子往亂道自斯之後吾之所生
逢佛聞法與沙門齊志德行日隆遂

成如来無所著正真道㝡正覺道法
御天人師為三界尊号曰法王降人
好事鬼術残賊群生泆蕩女色酒乱
不孝自謂得志輪轉三道苦毒無量
吾已為佛子續為臭垂是以笑之佛
告阿難吾累劫稟經採義親樂沙門
獲斯巍巍矣菩薩鋭志度無極精進
如是

小兒聞法即解經

昔有比丘精進守法少持禁戒初不
毀犯常修梵行在精舎止可所諷誦
是般若波羅蜜說經聲妙元能及者
其有聞此比丘音聲莫不歡喜有一
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牛遥聞比丘
諷說經聲即尋音往詣精舎中礼比
丘已却坐一面聽其經言時說色本
聞之即解兒大歡喜經句絶已便問比丘
比丘應荅不可見意是時小兒反為解說
其義甚妙昔所希聞比丘聞之歡喜
甚悅怪此小兒乃有智慧非是凡人
時兒即去還至牛所所牧牛犢散走
入山兒尋其迹追逐求索尒時值虎
害此小兒小兒命終魂神即轉生長

者家第一夫人作子夫人懐妊口便
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暮初不懈
息其長者家素不知法怪此夫人口
為妄語謂呼鬼病卜問譴祟无所不
至無能知者長者甚愁不知夫人那
得此病家中内外皆悉憂惶是時比
丘入城分衛詣長者門遥聞經聲心
甚喜悅住門有頃主人偶出見此比
丘亦不作礼比丘怪之此賢者家内
說經聲妙乃尒乎令此長者不與我
語即問長者内中誰有說深經者音
聲微妙乃如是取長者報言我内中
婦聞得鬼病晝夜妄語初不息比丘
尒乃知長者家為不解法比丘報言
此非鬼病但說尊經佛之大道願得
入内與共相見長者言善即將比丘
入至婦所婦見比丘即為作礼比丘
呪願言得佛疾便與比丘相歎說經
法反覆披解比丘甚喜長者問言此
何等病比丘報言無有病也但說深
經甚有義理疑此夫人所懐妊兒是
佛弟子長者意解即留比丘與作飲
食飲食畢訖比丘便退自還精舍展

轉相謂有一長者夫人懷妊甚奇怯口
誦尊經所說如流其音妙好解釋經
理甚深後日長者復請比丘普及衆
僧悉令詣舍辦飲食具時至皆到坐
定行飲食已呪願達嚫時夫人出礼
衆比丘却坐一面復為比丘使說經
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為比丘具
足解說衆僧踊躍歡喜而退日月滿
足夫人在產免身得男又无惡露其
兒適生叉手長跪誦般若波羅蜜夫
人產已還如本時無所復知如夢寤
已了無所識長者即復呼衆僧比丘
都集往觀小兒說經故事初無躓㝵
是時衆僧各各一心觀此小兒本皆
不能知長者問言此為何等比丘答
曰真佛弟子慎莫驚疑好養護之此
兒後大當為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
當從其啓受時兒長大至年七歲悉
知微妙道俗皆備與衆超絕智度無
極諸比丘等皆從受學經中誤脫有
所短少皆為刪定足其所乏兒每入出
有所至上輙開化人使發大乘長者
家室內外大小五百人衆皆從兒學

發摩訶衍意悉行佛事兒所教授城
郭市里所開發者八万四千人皆發
無上正真道意弟子乘者五百人諸
比丘聞兒所說本漏意解志求大乘
者皆得法眼淨佛告阿難是時小兒
者吾身是也時比丘者迦葉佛是也
如是阿難我往昔時一從比丘聞摩
訶衍品讚善開解心意歡喜不轉精
進不忘深識宿命自致无上平等正
覺一聞之德乃尚如是何況終日遵
修道者菩薩銳志无極精進如是

殺身濟賈人經

昔者菩薩與五百商人俱入巨海欲
採衆寶入海數月其所獲寶重載盈
舟將旋本土道逢飄風雷電震地水
神雲集四周若城眼中出火波涌灌
山衆人嘷啼曰吾等死矣恐怖易色
仰天求哀菩薩愴然心生計曰吾之
求佛但為衆生耳海神所惡死屍爲
其危命濟衆斯乃闓士之尚業矣吾
不以身血汙海海神惡之意者舩人
終不渡岸謂衆人曰尒等屬手相持
并援吾身衆人承命菩薩即引刀自
弦海神惡焉漂舟上岸衆人普濟舩

并援吾身衆人承命菩薩即引刀自
弦海神惡焉漂舟上岸衆人普濟船
人抱屍號天而哭曰斯必菩薩非凡
庸之徒舞地踊呼天寧令吾等命殞
于茲無喪上德之士矣其言真誠諸
天帝釋覩菩薩之弘慈覩世希有帝
釋身下曰斯至德菩薩將為聖雄今
自活之以天神藥灌其口中并通塗
屍菩薩即穌忽然起坐與衆相勞帝
釋以名寶滿其舟中十倍于前即還
本土九親相見靡不歡悦周窮濟乏惠
逮衆生敷宣佛經開化愚冥其國皇服
菩薩德詣稟清化君仁臣忠率土持戒
家有孝子國豐毒無歇黎庶欣欣壽終
生天長離衆苦菩薩累劫精進不休遂
至得佛佛告諸比丘煞身濟衆者吾身
是也天帝釋者彌勒是五百商人者今坐中五
百應真是也菩薩銳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以金貢大山贖罪經

昔者菩薩為獨母子朝詣佛廟捐邪
崇真稽首沙門稟佛神化朝益暮誦
景明日昇釆識衆經古賢孝行精誠
仰慕猶饑夢食所處之國其王無道
貪財重色薄賢賤民王念无常自惟
曰吾為不善死將入太山平何不聚

貪財重色薄賢賤民王念无常自惟
曰吾為不善死將入太山乎何不聚
金以貢太山王耶於是斂民金設重令
曰若有匿銖兩之金其罪至死如斯
三年民金都盡王訊募曰有獲少金
以貢王者妻以季女賜之上爵童子
啓母曰昔母以金錢一枚著亡父口中
欲以賂太山王今必存矣可取以獻
王也母曰可兒取獻焉王令録問所
由獲金對曰父喪亡時以金著口中
欲賂太山實聞大王設爵求金始者
掘塚發木取金王曰父喪来有年乎
對曰十有一年曰尒父不賂太山王
耶對曰衆聖之書惟佛教真佛經曰
為善福追作惡禍隨禍之與福猶影
響焉走身以避影撫山以閡響其可
獲乎王曰不可曰夫身即四大也命
終四大離靈逝變化隨行所之何賂
之有大王前世布施為德今獲為王
又崇仁愛澤及遐迩雖未得道後世
必復為王王心歡喜大赦獄囚還所
奪金佛告諸比丘時王欲以民閒餘
金殘戮害无罪者菩薩覩民哀慟為
之揮淚投身命乎厲政濟民難於塗

炭民感其潤奉佛至戒國遂豊沃時
童子者吾身是也菩薩銳志度无極
精進如是

調達教人為惡經

昔者菩薩位為天王精存微行志進
若流每到齋日乘于馬車巡四天下
宣佛奧典開化衆生消其瑕穢令崇
如来應儀正真覺天中之天衆聖中
王道教之尊可離三塗衆苦之原調
達亦為魔天王行四天下教人為惡
從心所欲無有太山殃禍之報行逢
菩薩問曰子何行乎荅曰教民奉佛
修上聖德調達曰吾教民恣心二世
無禍為善勞志无益於己語菩薩曰
尒避吾道荅曰子為善猶金銀吾尚
惡猶剛鐵剛鐵能截金銀金銀不能
截剛鐵子不下道吾斬子矣調達惡
盛禍成生入太山夫人為惡皆死入
三塗三塗報善靡不昇天雖處尊榮
而懷無惡不如三塗懷佛一言也佛
告諸比丘教人為善天王者吾身是
也導人為惡魔天者調達是也菩薩銳
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煞龍濟一國經

昔者菩薩伯叔齊志俱行學道仰慕諸佛難逮之行誦經釋義開導六冥練棄內垢止觀寂定每聞諸國闇於三尊輒往導化令奉六度正真妙行時有大國其王樂衆妖誘之伎其邪爲率土承風皆事蠱道風雨不時妖恠首尾菩薩伯叔自相謂曰吾之本土三尊化行人懷十善君仁臣忠父義子孝夫信婦貞比門有賢吾等將復誰化乎彼彼國信妖鮫龍處之吞其黎庶哀嘷無救夫逮志求佛惟為斯類矣可以道化喻之以仁龍含凶毒吾等擢焉叔曰佛戒以煞為凶虐之大活生仁道之首也將如彼何伯曰夫殘一人者其罪百劫龍吞一國吾懼恒沙劫畢厥殃未除矣苟貪尠味斯須之利不覩太山燒煮之咎吾心愍然人道難獲佛法難聞除龍濟國導以三尊六度無極高行禍若絲髮福踰二儀尒化為象吾為師子二命不殞斯國不濟也稽首十方誓曰衆生不寧余之咎矣吾後得佛當度一切象造龍所師子登之龍即奮勢

衆生不寧余之咎矣吾後得佛當度
一切象造龍師子登之龍即奮勢
霆耀雷震師子踊吼龍之威靈師子
赫勢普地為震王命絶矣諸天稱善
靡不歎仁兩菩薩終生第四天上一
國全命抱屍哀號曰斯[illegible]人矣孰仁
若茲門徒尋之覩師普[illegible]然身濟衆
哀慟稱德各又進行宣師道化王逮
臣民始知有佛率土僉曰佛之仁化
乃至於茲乎殯葬二屍舉國哀慟王
即命曰有[illegible]佛六度十善而事妖
鬼者罪與蠻虜同自斯之後剎有千
數沙門比肩而行國內士女皆為清
信高行四境寧靖遂致太平佛告諸
比丘時兄者吾身是也弟者弥勒是
也毒龍者調達是菩薩[illegible]志度無極
精進如是

弥勒為女人身經

昔者菩薩為天帝釋仁尊榮高其志
恒存非常苦空非身之想坐則思惟
遊則教化愍念愚愛誨以智慧精進
無休覩其宿友愛婦人身為富姓妻
慈子財色不覺無常居市坐肆釋化
為商人佯有所市至婦人前住婦人
喜悅令兒馳歸取獨坐牀欲以坐之

為商人伴有所市至婦人前住婦人
喜悅令兒馳歸取獨坐牀欲以坐之
商人乃熟視婦人而笑婦執高操意
恠商人住笑非宜兒取牀遲還即搏
之商人又住笑側有一兒播鼗踊戲
商人復笑之有父病者子以牛祠鬼
商人亦笑之有一婦人抱兒彷徉行
適市中兒刲面刺血流交頸商人復
笑之於是冨姓妻問曰君住吾前舍
笑不止吾屬搏兒意興由子子何以
笑商人曰卿吾良友今相忘乎婦人
悵然意益不悅恠商人言商人又曰
吾所以笑搏兒者兒是卿父魂靈旋
感為卿作子一世之間有父不識何
況長久乎播鼗兒者本是牛牛死靈
魄還為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貫此鼗
兒今播拚踊躍戲舞不識此皮是其
故體故笑之耳煞牛祭者父病請活
求生以煞不祥之甚猶服酖毒以救
病也斯父方終終則為牛累世屠戮
受禍無已今此祭牛命終靈還當受
人體勉脫憂苦故復笑之刮母面兒兒
本是小妻母是適妻女情嫉心懷嫉
常加酷暴妻含怨恨壽終則生為適
妻子今來報讎攫面傷體故不敢怨

常加酷暴妄舍恐恨壽終則生為適
妻子今来報讎攫面傷體故不敢怨
耳是以笑之夫衆生之心其為無恒
故憎今愛何常之有斯皆一世見而
不知豈況累劫經曰以色自蔽者盲
於大道專聽邪聲響者不聞佛音之
響也吾是以笑之耳世榮若電恍惚
即滅當覺非常莫與愚並崇修德操
六度妙行吾今反居後日必造子門
言竟忽然不現婦悵然而歸齋肅望
慕一國咸聞王逮群寮靡不欽延商
人後果在門狀醜衣弊曰吾友在内
尒呼之来門人入告具以狀言婦出
曰尒非吾友矣釋笑而去變形易服
子尚不識豈況異世捨斯愛彼乎重
曰尒勤奉佛佛時難値高行比丘難
得供事命在呼吸無隨世惑言畢不
現舉國歡嘆矣各執六度高妙之行
佛告鶖鷺子尒時婦人者弥勒是也
天帝釋者吾身是也菩薩鋭志度无
極精進如是

女人求願經

昔者菩薩身為女人厥壻禀氣兇愚
妬忌每出商行以妻囑隣獨母奉

佛戒為清信行時佛入國王逮臣民
靡不受戒獨母聞經還為婦說之婦
喜歎曰斯即无上正真道㝡正覺者也
從母聞佛即還稽首齋曰母曰可往
聽化乎婦喜曰可尋之城外忽存壻
姤悵然不悅旋居自鄙吾殃重乎母
還為陳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聽經或
得沙門四道者或受菩薩决者佛時
難值經法難聞尒還為乎婦聞佛德
流淚具陳壻姤之意母曰可試一行
婦曰敬諾明日即隨母行覩佛五體
投地却立靜心視佛相好念佛清淨
真是天尊佛問女尒来何願即稽首
而對我聞佛為無上正真道㝡正覺
道法御天人師德如恒沙智若虛空
六通四達得一切智試来請尊願佛
哀我世尊告曰佛為一切護恣汝所
願女人稽首曰夫人處世未獲夲無
者皆以欲故為疋偶居令我世世與
至德偶居同志無嫉姤行二曰身口
意行端正絶世三曰世世處夲三尊
心垢日消進道無倦諸佛祐助衆邪
不能遏必獲一切智濟衆生難衆祐

歎曰善哉善哉令汝得之婦大歡喜
稽首退歸本居厥壻賀還乘舟水行
當以斯日至天帝觀婦高行發願無
雙助喜歎善為興風雨住其舟行明
日乃臻婦後壽終神生有道之家容
華光世年長出嫡為國儒士之妻國
稱高賢時壻入海採寶欲濟窮民婦
居家以礼自衛猶城衛寇國王后妃
大臣妻妾靡不仰則詣門稟集稟婦
德儀婦夜寐覺憶世無常榮富猶幻
孰獲長存躬為坏舟我神載之猶獲
月影望天寶者也勞心苦身何益於
己夢幻皆空天神世榮其歸若茲矣
明晨當稟無上正真天中之天為吾
師焉晨興即覩石塔在庭佛像金耀
琢壁書經歎佛為衆聖之師三界獨
步婦喜歎曰是則如來應儀正真道最
正覺者乎即五體投地遶廟三帀散
花燒香然燈懸繒晨夜肅虔稽首恭
礼王后國婦詣承清風退邪崇真隣
有四凡夫貫逢婦壻曰子妻造妖虛
立鬼廟朝暮香熏呪咀妖蠱願令尒
喪不祥之甚壻歸啓曰妾前一夜覺

世無常晨覲示靈無上正真絶妙之
像来在中庭妾今供事燒香然燈懸
繒奉華朝夕礼拜稽首自歸子當事
之必合聖則壻大歡喜一心肅虔國
人巨細僉然承風如是八万四千餘
歲佛告鶖鷺子尒時婦人者吾身是
也時壻者弥勒是也獨母者鶖鷺子
是也隣児夫者調達是也菩薩銳志
度無極精進如是

然燈授決經

昔者菩薩身為女人少寡守節歸命
三尊處貧樂道精進不倦蠲除凶利
賣膏為業時有沙門年在西夕志存
高行不違文學內否之類謂之無明
矣礼敬有徧終始無就分衛麻油以
供佛前獨母照然貢不缺日有一除
饉稽首佛足叉手質曰斯老除饉其
雖尠明戒具行高然燈供養後獲偈
福世尊歎曰善哉問也晏老除饉智
無數劫當為如來無所著正真道冣
正覺項有重光將導三界衆生得度
其為無數獨母聞之馳詣佛所稽首
陳曰除饉然燈膏即吾所貢云其當

獲無上正真道將導衆生逮神本無

天人鬼龍靡不逸豫惟願加哀復授
吾女佛告女人女身不得爲佛緣一
覺道梵釋魔天飛行皇帝斯尊巍巍
非女人身所得作也夫欲獲彼當捐
穢體受清淨身女稽首曰今當捐之
還居淨浴遥拜而曰夫身者四大之
有非吾長保也登樓願曰以今穢身
惠衆生之飢渴者乞獲男躬受決爲
佛若有濁世衆生盲冥背正向邪無
知佛者吾當於彼世拯濟之也自高
投下觀者寒慄佛知至意化令地軟
猶天綩綖觀身無害即化爲男歡喜
無量馳詣佛所踊躍而去受世尊恩
已獲淨身惟願加哀授吾尊決佛歎
之曰尒之勇猛世所希有必得爲佛
無懷疑望錠光除饉其得佛時當授
汝號天人鬼龍闓當爲佛皆向拜賀
還居咨歎各加精進尒時勸發群生
不可計數佛告鶖鷺子時老比丘者

錠光佛是也獨母者吾身是菩薩銳
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覺道梵釋魔天飛行皇帝斯尊難
非女人身所得作也夫欲獲彼當捐
穢體受清淨身女稽首曰今當捐之
還居淨浴選拜而曰夫身者四大之
有非吾長保也登樓願曰以今穢身
惠衆生之飢渴者乞獲男躬受决為
佛若有濁世衆生盲冥背正向邪無
知佛者吾當於彼世拯濟之也自高
投下觀者寒慄佛知至意化令地軟
猶天綩綖觀身無害即化為男厭喜
無量馳詣佛所踊躍而云受世尊恩
已獲淨身惟願加哀授吾尊决佛歎
之曰尒之勇猛世所希有必得為佛
無懷疑望然燈除饉其得佛時當授
汝号天人鬼龍闓當為佛皆向拜賀
還居咨歎各加精進尒時勸發群生
不可計數佛告鶖鷺子時老比丘者
錠光佛是也獨母者吾身是菩薩銳
志度無極精進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六